

北山的女儿

(下)

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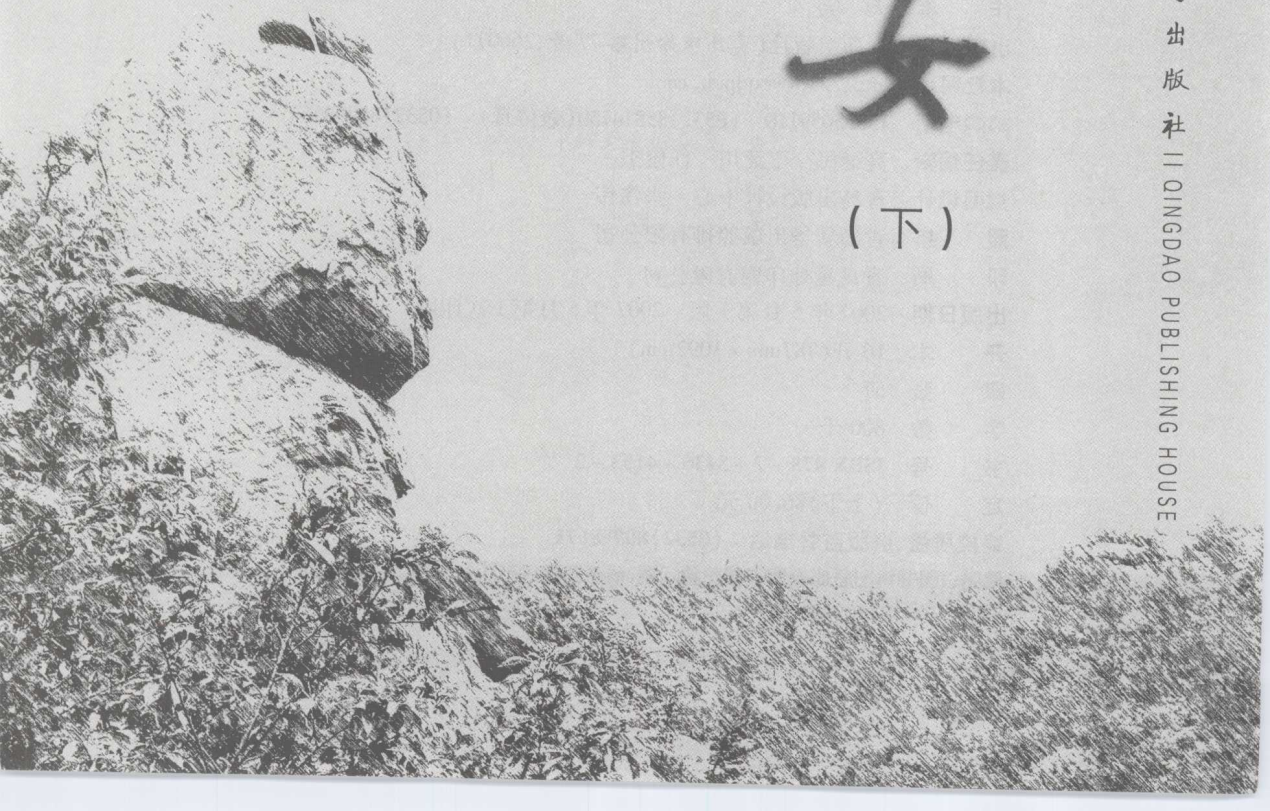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天笑

龍山兒女

(下)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山儿女/天笑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436-4153-2

I. 龙...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3360 号

书 名 龙山儿女(上、下)

作 者 天 笑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0532)80998664

责任编辑 高继民 李亚川 任俊杰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张伟伟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87mm×1092mm)

印 张 57

字 数 80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4153-2

定 价 (上下)86.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主要人物

于在水(丁士永)——八路军龙山纵队副司令员

徐季敏(余子文)——八路军龙山纵队政治委员

田云鹏(万剑龙)——八路军龙山纵队团长

梁进——八路军龙山游击队政委

彭国英——八路军龙山纵队副司令员

高天朋(郭大友)——八路军龙山纵队机枪手

徐展芹(水嫂)——于在水妻，八路军战士

徐菁——小名京嫂儿，八路军龙山纵队战士

龟坂原太郎——日本侵略军龙山驻军大佐

高桥荣三——日本侵略军前海市驻军副
司令，少将

野田英夫——外号鼻涕胡儿，日本侵略军龙
山驻军中佐

徐存宗——龙山县柳林庄恶霸地主

于永禄——外号小窝囊，汉奸

刘西成——外号四先生，汉奸

马元方——外号马大炮，龙山县保安团团长，
汉奸

上官荣鑫——国民党中统特务，龙山县保安团
副团长

邱泗——汉奸

主要地名

龙山——崂山

前海市——青岛市

龙山卫——烟台市

龙山 目录



第一部/兵燹双龙山 001



第二部/雏凤清声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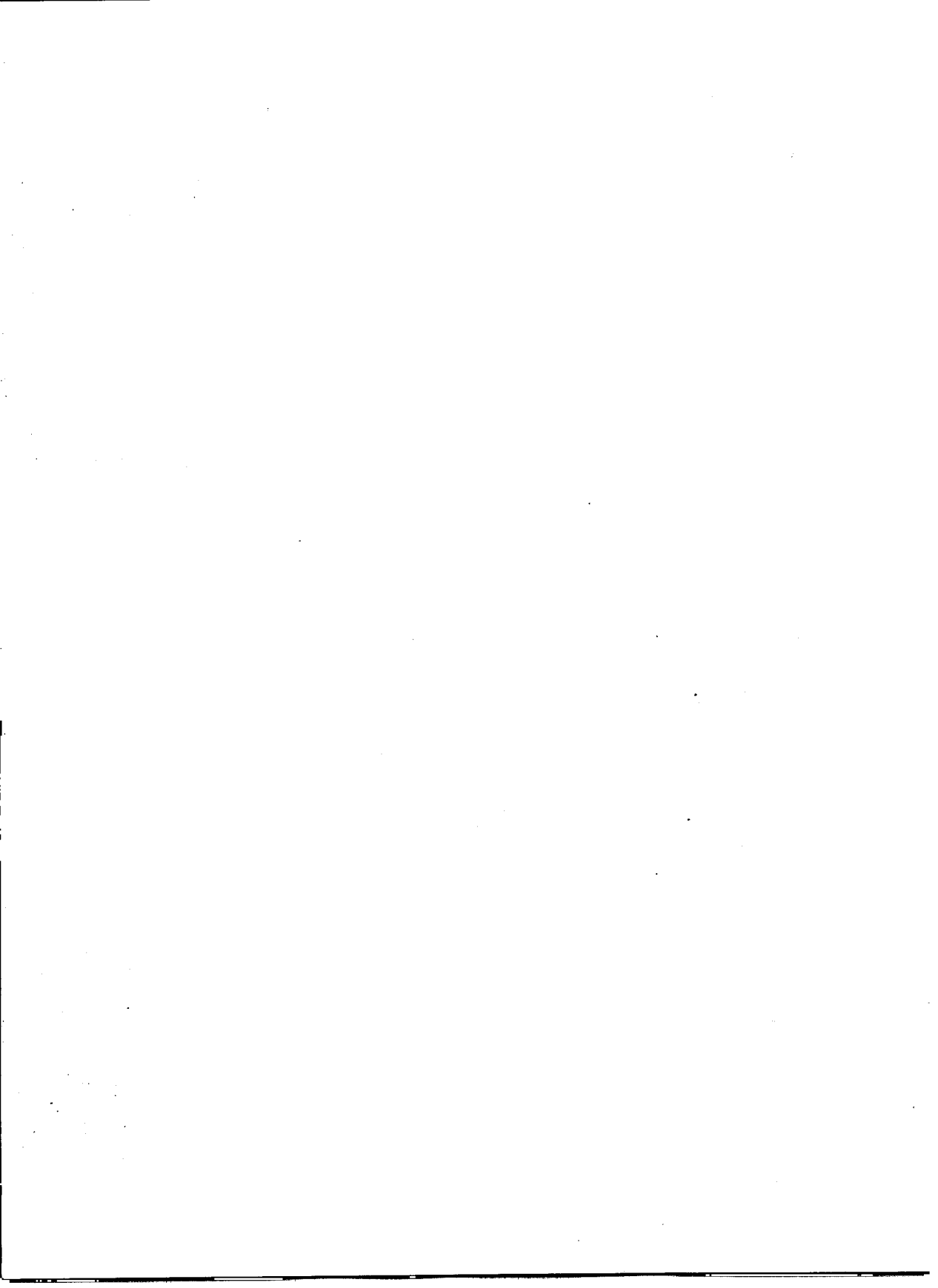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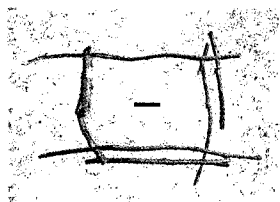
第三部/气壮山河 447



第四部/浴血龙山 685

第三部
气壮山河





自从有了世界,世界上就不曾有过公理。弱肉强食,这才是天经地义的理,谁也无
力更改!老百姓有句口头语,道是:拳头大的是哥哥。连小孩子对小孩子都是:“你敢不
听话儿?你不听话我揍你!”

其实,战争狂人也有他们的难处,就是,得先付出,尔后才能收获。亦即,得先赔上
本钱生产杀人越货的先进武器,而后才能为所欲为,称霸世界。这付出当然是叫人心疼
的。

有一位战争名人,说过一句震撼世界的名言,道是:“战争是昂贵的,而和平是廉价
的。”

可见,即使战争名人,也不见得就会一味地赞美战争。

当然,也许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解释:昂贵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而廉价的东西可
就看贱没好货了。

“战争是昂贵的,而和平是廉价的。”这话,是否也是在褒扬战争而贬斥和平呢?

自古以来,对于名人说过的话,都只能去考证,去训诂。即使那人还健在,还活得有
滋有味的,甚至还在指挥战争,你也不能直接去问他,尤其是大得不得了的名人。

拳头大的人,总是不愿意守在老婆孩子身边哼小曲、溜马路、逛公园;不愿意要那廉
价的和平,而总是要以昂贵的战争去摧残无数的生命,制造尽可能惨重的灾难。

这,就是铁的事实!这,就是谁也无法抹去的历史的真实!

“只有我们才有能力拯救世界。”——从他们的老祖宗开始就如此张扬,今天,改得
了吗?没有了他们,这世界早就到末日了,弄不好,这地球挡不住也要爆炸的!

你看,这多么可怕!

践踏中国的国土,屠杀中国的人民,劫掠中国的财富,制造了亘古未闻的巨大灾难
与无法想象的万种痛苦,反倒说要把中国和亚洲的众多国家从白人的殖民统治中拯救
出来!

啊,这就是日本那些狂妄至极的军阀们的公理、天理!

五十年,六十年,甚或一百年以后,仍然因为埋没了这种丰功伟绩而暴跳如雷——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孙们!

一种歇斯底里的叫嚣将给这个公理做一个有力的注脚:“不然这些国家恐怕至今仍处在殖民统治之下。”——还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孙们!

据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抗争,一种永远不变的真理!

还有一种抗争,即:嘴说的历史要胜过血写的真实!谣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那场战争”究竟是谁伤害了谁,现在的历史还没有定论。什么柳林庄的十字街惨案,什么大花沟北村二百多无辜死难百姓的血……

“大屠杀,是一种宣传,是捏造出来糟蹋大日本帝国威望的,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屠夫行凶之后,不但洋洋得意,还理直气壮,高唱杀人有功之歌,何故?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嗜血理论的杰作!

嗜血文化熏制出来的道德只有两个字:屠杀!

而一个在嗜血的文化中成长的民族,是很难承认自己血腥屠杀的罪行的!

你指望他承担点什么吗?——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再过多少多少年,“那场战争”也许就不是日本军阀在中国的国土上发动的,而变成了中国人侵犯了大日本国的主权!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卫国战争!”

——还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孙们!

大日本帝国,张狂就张狂在一个“大”字上。

哪里大?

拳头大!

且这拳头是钢铁的,是多少多少万吨钢铁铸起来的!飞机大炮当然是大,就连那汽车,也比牛驴骡马大得远去了,是不是?

这要是不出来杀人放火,自己称霸,谁能知道他那个大?把那个大老老实实放家里头,谁能喊他一声太君,畏之,顺之?金银财宝、矿产资源哪里来?能像馅饼那样,自己从天上哗啦啦掉下来吗,唉?

国土面积哪里来?靠填海造地,顶屁用,唉!

尤其是,苦力的干活的,哪里的来?靠婆娘们拼命地养孩子,来得及吗,唉?……

呀,这还发展什么?靠什么发展!

人要是急了眼,听说也能得疯狗病——文明的人叫它狂犬症,疯得乱窜乱咬,上树跳井,听说是没得治的……

顺从,也是一种财富。它能给主宰者创造出精神的满足,物质的享受,资本的积累,民族的强盛。

一切侵略战争,都是为了征服被征服者,使他们像购得的奴隶那样,俯首帖耳,任凭摆布。当然,那幅员、那宝藏、那苦力,统统不在话下了。

不服成吗?你不听话儿我揍你!

这不,龙山人不听话,霸驻龙山的侵华日军司令官龟坂原太郎大佐,火了,火得牙根生痛生痛的,半边脸肿起来,说话时得时常拿手捂一捂腮帮子,烦心透了——他,真正体味到了“战争是昂贵的”这至理名言的奥妙,当然也深悟出了二十世纪最大谎言的真谛。

——制造谎言的人,反对起谎言来是如此地不遗余力,听说还要搞什么集会、游行、法院判决,直至改编啥教科书。

正是:檣灰飞烟灭去,蚍蜉螳螂招魂来。

或许这是后话。

目下,龟坂这口牙,可是实实在在痛了一个冬天,已经火烧火燎痛掉了两颗;第三颗,医生说也得拔,只是个时机的问题。不过他自己心中有数:只要一向两木山发兵,这颗牙一准保得住。

——去年冬天,野田英夫率领将近四百人征剿不足百人的六路军,尽管割回四十多颗人头,六路军却在同一时间里攻破了汪疿碉堡……谁胜?谁负?当时,龟坂没有追问到底,但他心里明镜一般清清楚楚。他本想立即亲率大军进剿,无奈,天寒地冻,天时已失;地理地形不如敌方熟悉,不占地利;人和更糟,军团部不发援兵,还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责骂他愚蠢无能……他憋着一口气,窝着一肚子的火,思谋筹划,渴望春天的到来。

现在,春天终于姗姗到来了。

现在,治安军的人数已经突破一千,他们虽然没闲着骚扰老百姓,但,两三个月没打仗,可算是养精蓄锐了。

现在,马大疤完全变成了一条哈巴狗,叫他干啥他干啥,驯服极了。

现在,所有的碉堡都改成了二层炮楼,里面堆满了手雷——这东西比带把儿的手榴弹可是好用得多了,随手向什么地方擦一下,扔出去就响……现在呀,谁要想攻打炮楼呀,没有大炮,就只有白来送死喽!

龟坂,这个不可一世的正统军阀,此时神气极了,龌牙子嘴里那颗痛了一冬的牙齿,像退大潮那样,哗哗哗,消了肿,去了痛,一身的轻松,一心的愉悦。

此时的他哟,犹如立马横刀的中国武将,也像高举战刀的大日本武士,满脑子里只

剩了一个字——杀！

他要杀尽龙山六路军，杀尽八路游击队，也要杀绝被共党赤化了的那些大大的刁民！

一切违抗天皇意志的人，都必须立即灭绝！

龟坂指点地图命令马元方亲率保安团五百人，从三泉庄向东而后转向北，从东路进击两木山；命令刘西成率六百治安军，从县城出发，北行到柳林庄拐向东而后再转向北，从中路进击两木山……这两路大军于三月十八日凌晨三点钟分别离开各自驻地，一路强急行军，于次日清晨先后占领了婴山洼的北面、东面和南面的各个大小山头。

狡猾的龟坂于三月十九日凌晨三点钟，开出八辆大卡车，满载二百名日军，拖着大炮，十一辆摩托车头前开路，他自己坐在小吉普车内，一路风驰电掣，天不亮抵达上村炮楼，尔后，弃车奔小路直插东北，迅速占领了婴山洼西面的山头。

这样，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对婴山洼的大包围——他叫它“铁壁合围”。

三路大军一千三百余众，在婴山洼四周一二十个山头上，没望见一个人影，怪哉！

马大疤站在两木山根下的一个小山包上，极目西望，望着那曾使他魂牵梦萦的一座座小村庄，望着那一片片黑黝黝泥土之上的青青麦苗儿，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不由激灵灵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慨叹道：“呀，婴山洼，你究竟是福地？是恶地？当初，我若真的在此处立足，这里还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吗？……我不招惹日本人，不伤害他们，他们能豁出血本来攻打这么个弹丸之地吗？……呀，我马某人处处小心谨慎，日本人还是不肯放过我，难道他们真的在乎我这点不起眼的家当吗？……”

——马大疤死心塌地投降日本人，是治安军大队长刘西成为日本人立下的一大功劳，也是他受衔之后，向龟坂奉献的一份厚礼，很是得到了龟坂的赏识。

——当时，刘西成伸手去接龟坂递过来的治安军大队长的指挥刀时，龟坂问他接替邱泗之后，他第二件急于去做的事是什么？刘西成毫无迟疑地庄严宣告：“报告司令官，卑职以为，必须尽快地收服马元方的保安团，使其真心实意地为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效力。”

龟坂手执战刀，绷着脸问道：“你有把握吗？”

“有！”刘西成回答得非常干脆。

“为什么不消灭他们？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同胞而存恻隐之心吗？”

“不，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同胞就从私心考虑这件事。而是因为，收服这支队伍，可以为大东亚圣战增添一份儿力量，有利于……”

龟坂问得突如其来，刘西成答得胸有成竹。然而，龟坂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截断刘

西成的话,铁着脸,咄咄逼人地又问道:“假如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伺机谋反呢,唉?!”

刘西成毫不示弱,流利地答道:“我们收服他的同时,必须截断他谋反的后路!退一步讲,即使他敢越轨,他什么时候反,就什么时候消灭他!”

……

刘西成指挥治安军偷偷摸摸开到三泉庄北面,把三泉庄通往两木山的各条小路全部截断了之后,他本人带了两个勤务兵,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保安团的团部。经过几轮唇枪舌剑之后,马元方最终经不住威逼利诱,把老婆孩子送进县城做了人质,换了个治安军特别编制大队的大队长,官升一级,挂旅长衔,名义上与刘西成平起平坐,实际上比刘西成矮了一辈儿,成了巴儿狗的巴儿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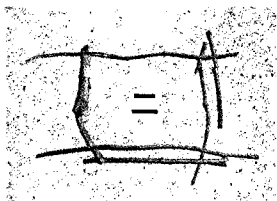
他身边,只留下个娇小而又无子女的四姨太做伴——这是龟坂的特别恩赐,说是怕他一个人寂寞。

此时,马大疤的内心,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个啥滋味,目光呆滞地望着婴山洼那一簇簇房舍发愣。

此时,刘西成是另一种心境。他眼望婴山洼,脑海里倏忽浮出个蓝花瓷缸来,不由得一阵剧烈的心跳:呀,那宝物一旦出世,其价值无可估量——或许,它就是聚宝盆哩!能在清水中凭空浮出金鱼来,难道就不能凭空浮出金银珠宝吗?或许……呀,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捣鬼呢?

刘西成木然站在一个小山头上,脚底下的婴山洼忽然幻化成了柳林庄,在空濛缥缈中,徐存宗幽灵似的晃悠悠向他走来。

刘西成恍惚亲眼看见了一个多月前发生在柳林街上的一桩奇事——



龙山的冬天,滴水成冰。不过,一场劫天劫地的西北风过后,骤冷的天气会一天天转暖,有时候竟会风和日丽得像春天一样。人们说,这是沾了大海的光,是大海把那些寒气给吸走了。可在柳林庄是望不见大海的,只是夏天雾很大的时候才能闻到一股子

海腥味儿,也是很淡很淡的。

正是两次寒峰中间的一个艳阳天,一个人在柳林街上撞上了鬼——他只顾低头走路,猛一抬头,看见了徐存宗!

那徐老大坐在徐四霸府门前的台阶上,脸色蜡黄,瞪着两颗呆滞的大眼珠子盯住他,好像要与他说话。

他吓得刷地出了一身冷汗,魂儿都没了,一时竟钉住在街当央,木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车转身撒腿就跑,一边吆喝着:“来了鬼了!徐老大起尸了!……”

这喊声实在是太瘆人了,听见动静的老老少少们呼呼啦啦站了一街,都想见识见识鬼是个啥模样,却都畏畏缩缩不敢近前,站在远处交头接耳挤眉弄眼。

有大胆的,走近前去,试探地问道:“徐大老爷,出来晒晒太阳?”

看光景的人们撇起了嘴,有的哼出了声儿:“哼,他家里晒太阳的地场儿多的是,犯得着跑出来坐凉石头!”

徐存宗却直了直腰,微微一笑道:“今天天气好,到街上看看。呵呵……”

“大老爷的身体康复得挺好啊!”

“哪里,还虚弱得很哩。”

“咋不找个人照料着,就你一个人出来?”

“那倒是不必的。自己能动弹,何必麻烦别人呢!”

徐存宗这句话说得,竟带点阳刚之气了。其实,他独自一人出来,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他要向全柳林庄的人,进而向他的仇家们宣示一下:我,徐存宗,这条从不服输的硬汉子,经了这一场生死大劫,骨头反倒更硬棒了!

街上的人们议论开了:“呀,到底是财大气粗的徐四霸,连鬼魂说起话来也这么刚哩!”

“啥呀,鬼魂还敢在这么多阳间人前显形?”

“不是说古人也有游阴的吗?徐老大莫是游阴了一回又回来了?”

“贴谱儿,那个死尸又还阳了!”

“呀,徐老大真的缓还过来了!”

“哎呀呀,那个过路大夫还真有那么两下子哩,不简单,真不简单呢!”

“没听说他以后还来不来柳林庄了?”

“咋的,你要治啥病?莫是也要去游阴?”

“哈哈……”

——一个月前,柳林街上来了一位野大夫。他背一条鼓鼓囊囊的钱褡子,手摇虎

撑,当唧唧、当唧唧在徐府门前走过来走过去,两只眼睛贼溜溜地盯着徐府的大门,不时地向里面睃两眼,像是有啥心事似的。街上人见了,都以为这人是看中了徐四霸那门面,想混几个钱儿花花。骗子罢了,谁去理会?

时间久了,徐府的人不耐烦了,出来一个家人喊道:“喂,你这过路大夫好没心思!不看见吗?府上买卖全关门了,哪有钱打发要饭的?快点走吧,别白费心思啦!”

那野大夫却像没有听见,一边摇着虎撑一边神神道道地吆喝道:“天灵灵,地灵灵,神医神药能救命。莫瞧医家贵与贱,只问病家诚不诚。”

那家人一生气,扭头回去了。不大的工夫,老管家慌慌张张奔了出来,恭恭敬敬把野大夫请进了府里。

不几天,大院子里传出来一个话儿:那个过路大夫看了大老爷徐存宗的病,说他十拿九稳能治好,把一钱搭子药全留下了,竟然一文钱没要,连碗水也没喝就急匆匆走了。

那是啥药呀,一大堆黑不溜秋的药丸子,就像屎壳郎团的粪蛋蛋,得用开水化开了,才能慢慢腾腾送进徐存宗的嘴里去。

徐存宗还醒了过来,各种猜测、议论,一时间沸沸扬扬,塞满了柳林街。有的说,徐存宗在地府里游阴碰上了冤家于全河,被厉鬼于全河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块好皮肉;要是没有冥王的律令压着,于全河早就把他的脑袋给扭下来了。还得亏他爹徐贵隆有的是钱,老徐四霸们一齐帮忙,买通了几个恶鬼制住了于全河。要不呀,徐老大起码得叫于全河打进没奈河里去灌那些浑水。要是真喝了没奈河里的迷魂汤呀,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是能还醒过来,也成废人了,啥事儿也记不得了。

也有人说,老徐四霸们花钱买通了阴曹地府里的医官,那医官宣化成过路大夫给徐存宗送来了一钱搭子药丸子。

那是药吗?那是神丹!要不,咋能不要钱呢?咋能那么有效呢?连一元先生都没咒儿念的病,吃了那些屎壳郎团子就好了,凡间咋会有这等奇事儿呀?

徐存宗还醒过来的消息传进刘西成的耳朵里,刘西成心里咯噔一下子,虚汗立时冒了一脊梁沟儿。他立即掖上手枪,去找原先给他制作哑药的那个老医生,结果扑了空——那房屋换了主人,老医生全家不知去向,他访了好多天仍然踪影全无。接着,他向龟坂告了个夜假,急急火火回到了西小庄,要从四姑娘嘴里掏点实情。巧的是,他刚刚与刘丽珍说了几句话,还未来得及问询徐存宗的事,上官荣鑫幽灵般一步闯了进来。

上官见到刘西成不由一愣,旋即热情地伸出手,笑呵呵地道:“西成,这么巧呀!我是特为来找刘太太请她把您给叫回来,咱俩说说话儿。没想到,我来了,你正好回来了!这,我就省了腿了,甭跑第二趟了。缘分,缘分呀!呵呵……”

刘西成急于打听自己急于知道的事情，见上官荣鑫插了进来，一种厌恶感油然而生——呀，现在的光阴一刻千金，你个光杆司令算老几，到处指手画脚瞎打听，尽他妈的添乱！

在刘西成眼里，上官荣鑫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早已不是他的恩师，更不是他的上司了；而是一条连汪汪叫都看得出十分吃力的癞皮狗。他，只能给自己带来晦气与厄运，招来麻烦与危险！

刘西成很不情愿地与上官握了握手，龇着小虎牙咧了咧嘴，阴沉着蜡黄脸，不冷不热地道：“先生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炕上坐着说吧。”透出一种说完你就快走的明显意图。

在炕头上坐定之后，上官荣鑫下意识地瞥一眼小后窗，见那个通街的小窗户已经用泥巴堵死了，心情稍有轻松，借题问道：“太太和孩子怎么样？过得还安稳？”

刘西成漫不经心地随口应道：“多叫先生挂怀，眼下大概还没有人敢欺侮她们——先生有什么要紧的事，请紧着说吧。”

刘西成嘴上这么说，其实，上官荣鑫想说什么，想问什么，想知道什么，他心里一清二楚——他在三泉庄胁迫马大炮投降皇军的时候，上官荣鑫也在场。但他没有正眼看过上官老儿，上官也没说几句有分量的话，只是哼哼哈哈地附和几句证明自己存在的赘语而已。

他知道，上官老儿一定憋着一肚子委屈，一肚子疑惑——他，毕竟曾经自诩是自己的老师，而且也真正得到过自己的尊敬。

人嘛，总是幻想多于现实。

刘丽珍布摆下酒菜，他们俩沉闷地各啜了两盅。上官荣鑫趁着肚内烧酒的浓烈热乎劲儿，开口问道：“西成，龟坂对我是个什么看法，你知道吗？”

“知道。”刘西成冷冷地说了这两个字，像卡了壳的枪一样，打住了。

上官荣鑫愕然瞪大了眼睛，为刘西成的答话，更为他那冷漠的态度。

但是，他又不得不陪着笑脸装作没事人一样端着酒盅，吱溜一盅，吱溜一盅，连啜了四五盅，身上和脸上登时热烘烘像烧着了的火炉子。

唉，两三个月以前，不，一个月以前，甚或几天之前，刘西成敢这样冷落他吗？！

唉，时移事移，世态炎凉本就如此，寡情之人本就多多啊，有什么话好说呢？

上官的心，酸溜溜的。

他，自从进了保安团，各种冷遇遇到了无数次，为了党国大计，也为了自身的进退，他都吞了，咽了，忍受了。只是，这一次太特殊，也太不应该了！——他开始了痛苦的思考：难道你刘西成竟忘记了——你的名字，就登记在军统局！那可是终生不得抹去的，

除非你的肉身在大地上消失!!

呀,日本人侵略中国,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能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共产党,中国必定会一片光明!

亡国何忧?只要不亡党,光复的一天终会到来……

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共产党利用日本侵略这一现实,大肆蛊惑人心,煽动民众,发展其党羽,扩充其势力,实在是可恶之极,可恨之极也!

上官荣鑫在酒力涌动的飘飘然中,想入非非,渐渐地,他对刘西成的怨恨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他,还得依靠他掌握更多的、别人不可能提供的重要情报,特别是在这日益艰难的时期!

“西成,你说说,龟坂究竟怎么看我?”上官荣鑫轻松得几乎乐呵起来。

刘西成心上一振,脑子里啪地蹦出两个字来:反常!

他暗暗想道:这小子别是吃错药神经了吧?这么紧张的时刻,倒像没事人一样!

转而又想:噢,装的!他妈的,老奸巨猾!我得使劲吓唬吓唬你,看你还怎么装下去!

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先生,龟坂君知道你的根底。”

“什么?!”

上官荣鑫的心像是叫蝎子掏了一窝子,嗵一下差点儿从炕上蹦起来……

好一会儿,他缓过神来,暗暗想道:龟坂怎么会知道我的底细呢?唔,除非你刘西成透露给他!但是,你要是胆敢那样做,就将作为叛徒被秘密处决——这是参加军统时就明明白白告诉你的,你也是发过誓的!

“不!”上官无奈地摇摇头,一种凄凉感涌上心头——呀,你刘西成翅膀硬了,要回过头来鸽啄你恩师的眼睛了!

唉,是我当初看走了眼,错把你这忤逆小人当成了正经八百的正人君子!

“不,西成,你知道,我的根底,全都是党国的秘密,只要你不泄漏给日本人,他们是绝对不能知道的!”

“先生,党国的秘密,难道只有我刘西成一个人知道吗?偌大个龙山县,先生您应该说是桃李满天下的吧!”

“可是,能够透漏给龟坂的,舍你其谁邪?”

上官荣鑫强硬了起来。他断定,即使刘西成叛变了,眼下他也不敢放肆;他只要敢对自己不恭,他周围就会有人收拾他。

“先生”,刘西成镇定自若地说道,“关于你的事情,无论巨细大小,哪一方面,我刘西成一个字也没有向龟坂君提起过。相反,我倒是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事情。请您相信,

我还不至于卑劣到靠出卖朋友混饭吃！再说，我曾发过暂效忠党国。”

刘西成把“再说”后边的话说得很慢，装出一副负重沉沉的模样。

“那么，龟坂是怎么知道我的根底的呢？”上官慢腾腾地像是在问刘西成，也像是在问自己。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龟坂君的特务组织遍布龙山县，他的情报决不会弱于南逃的……”

“唔，不，不！中央军不是逃跑，只是战略转移，那是保存力量、积蓄力量的需要。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定会给日军以重重打击的！我们国民党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要跟着别人乱起哄！否则是要犯大错误的！”

稍停，见刘西成并没有什么反应，他啜了一盅酒，接着说道：“中央军撤离龙山县，只是暂时的，只让出一段时间，让日本人来消灭共产党。不管怎样变化，将来的天下，仍然是我们的。这个——效忠党国，应该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

刘西成心中冷冷一笑：哼哼，你那个党国早跑到爪哇国去藏起来了，你这个落魄孤魂还在这里斯文个屁！坚定的信念？屁！能当饭吃？能当枪用？他妈的，我现在要收拾你，就像捏死个小鸡般容易！嘴上却转移话题道：“龟坂君说，先生的眷属住在前海市，连什么路多少号门牌他都知道。这对先生很是不利呀。前海市是在日本人的严格控制之下的，我顺便提醒一下，先生要多多注意呀！”

刘西成这话说得语调平平，语气里，暗暗充满杀机。

“唔?!”上官荣鑫脑海里，啪闪出一个火花：立即迁居！

“唔?!”上官荣鑫脑海里，啪啪啪闪现出三个人来——他们都能够替他安排好一切，只要他发话过去。

“唔……龟坂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家眷在前海呢？西成，是你告诉他的吧？”上官荣鑫不露声色地问。

“先生此言差矣！我从未打听过此类事情，先生也没有告诉过我，是吧？”

其实，刘西成很早以前就访听明白了上官荣鑫的家庭情况，甚至连上官的隐私他也了如指掌。

龟坂却完全忽略了上官荣鑫的存在，根本不可能去搜集他的这些鸡毛蒜皮。

此时，刘西成抛出这些材料，并把自己嫁接到龟坂头顶上去，完全是为了给他昔日的上司制造心理上的紧张与压力，以达到让上官荣鑫屈从于自己权势的目的。

“呵呵……”上官荣鑫对刘西成的提醒一笑置之，转而问道：“西成，就你所知，龟坂的下一步目标，会是什么呢，嗯？”

刘西成知道上官老儿是在用转移话题的伎俩来掩饰内心的恐慌，他也不想与这个